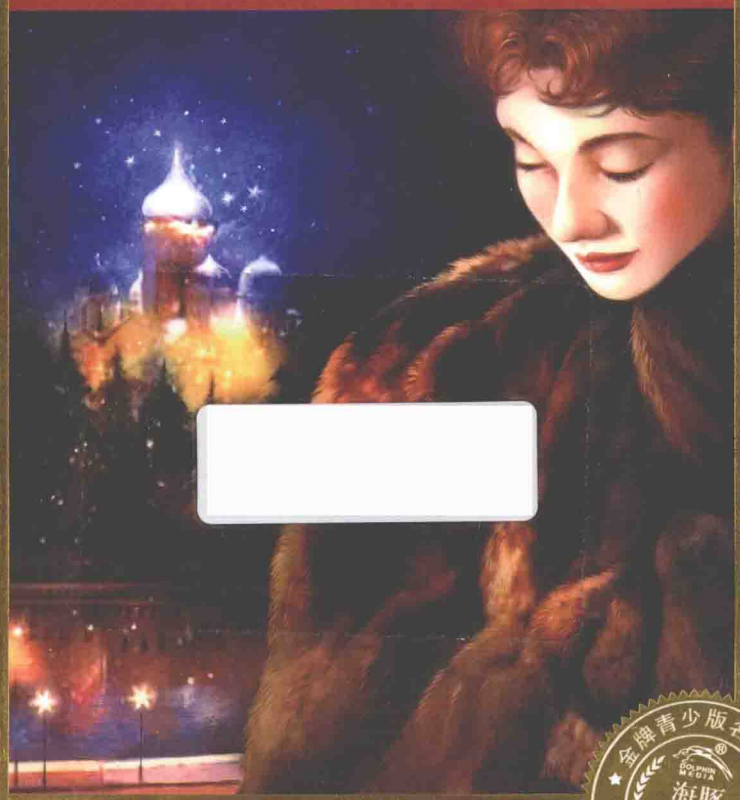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金 库

安娜·卡列宁娜

AnNa · Ka Lie Ning Na

·青少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安娜 · 卡列宁娜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冬萍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冬萍改写. —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9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54-9

I. ①安… II. ①托… ②冬…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4566 号



安娜·卡列宁娜

(俄) 托尔斯泰 / 著 冬萍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萍 叶朋

绘画: 李先芝 效果制作: 钮灵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7.875 印张 彩插 7P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54-9

定价: 16.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4121335)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对全世界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俄国文学家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高。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地主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后来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是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877年,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宁娜》;1899年,他创作了《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而《安娜·卡列宁娜》由于在艺术上相对其他两部作品更为完整,又可称为他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现在,我们把《安娜·卡列宁娜》介绍给读者。

《安娜·卡列宁娜》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的名字来命名的。在小说中,安娜的形象的确居于中心的位置。安娜是一个天生丽质、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的年轻女人。她由姑妈做主,嫁给一个思想保守且比她大很多的官僚卡列宁。多年来,她一直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但与沃伦斯基的邂逅,又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和爱情的追求。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私通并不少见,但安娜不愿长期欺骗丈夫,毅然把她和沃伦斯基暧昧的关系公开,

从而被上流社会抛弃，同时也受到卡列宁的报复。她拼命挣扎，但还是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最后卧轨自杀。

《安娜·卡列宁娜》有两条融合无间、互相呼应的平行主线，分别以安娜、列文为中心，表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第一根主线中，中心人物是安娜，与她相关的是她的丈夫卡列宁、她的情夫沃伦斯基、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一家以及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一些贵族。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在这根线索中，作者主要想表现在当时上流社会中，贵族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家庭、婚姻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发生的激烈变化。

另一根主线的中心人物是列文。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他常把自己的富裕同人民的贫困相对比，并抱有深深的负罪感。于是，他积极地探索与农民合作，找寻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小说中，列文是仅次于安娜的第二号人物。与他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一般说来，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作者想通过列文这个形象，来表达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看法。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情节性不是很强，出于篇幅的

限制，在我们的这本书中，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这两条主线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有时也相互交叉。因此，《安娜·卡列宁娜》突破了家庭小说的框架，诚如作者所说，是“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从而成为反映俄国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安娜·卡列宁娜》艺术性很高，可以介绍的内容很多，这里，我们想着重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心理描写。

托尔斯泰是文学巨匠，他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全过程地描写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变化和发展。《安娜·卡列宁娜》的心理描写密度很大，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有比较详细的心理描写，人物与人物间的冲突也大都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表现。作者在表现时，笔墨十分细腻，总是在动态中展现人物的心理过程，一般是展示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或每一横断面，把人物内心的每一颤动显现出来；而这些过程又不是直线的，往往是曲折反复，甚至以螺旋型的方式进展，并步步深入。整部小说中，无处不见心理描写，我们可以从安娜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她临死之前的心理变化）、卡列宁得知妻子与人私通后的尴尬境地、基蒂从迷恋沃伦斯基到成为列文的妻子、奥勃朗斯基的道德观等几个不同的层面，来领略托尔斯泰这一出神入化的描写艺术和技巧。



第一章



· 1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奥勃朗斯基家里乱成一团。自从丈夫和前女家庭教师的暧昧关系被妻子发现后，她就向丈夫声明，她再也不想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了。这样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三天，全家上下都为他们的状况感到痛苦。

吵架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五，按照惯例，奥勃朗斯基公爵在早晨8点醒来，但这次不是在他卧室的床上，而是在他书房的皮沙发上。他想了一会儿，明白了自己睡在书房的原因，他皱起了眉头。

他回想起三天前发生事情的经过，脑海里浮现着他和妻子吵架的原因、最终的处境和他的过错。“唉！”他绝望地叹息着，“她是不会饶恕我，也不可能饶恕我的！这都是我的过错，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啊！”

那天，他兴高采烈地从剧场回来，手里拿着一个梨，特意给他妻子带来。当他走进房间时，看见妻子愤怒地盯着他，手

里拿着一封情书，那封情书暴露了事情全部的真相。

奥勃朗斯基今年34岁，是一位潇洒多情的美男子。妻子多莉仅比他小一岁，现在已是5个孩子的妈妈，她已经不再年轻、漂亮了，而且他也不爱她。和家里美艳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低俗，但是他并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能很好地瞒过他妻子。

“真糟糕！该怎么办呢？再说吧！”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迈着和往常一样的步伐，稳重地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迅速地出现了，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后面跟着他的理发师。

他打开电报看了一遍，心花怒放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明天就过来了。她一个人过来，为她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告诉夫人吧，让她去安排。”他高兴地说着，并告知理发师可以为他修面了。

“愿上帝保佑！”马特维说，“安娜小姐来就好了，她一定会帮您劝劝夫人的。”

不一会儿，马特维慢吞吞地走了进来，理发师收拾好东西就出去了。

“夫人叫我对您说她要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关于安娜小姐的房间，您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马特维对主人说道。

奥勃朗斯基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脱下睡衣，对马特维说道：“给我穿上衣服吧。”

马特维举起衬衣，吹了吹上面看不见的尘土，带着愉快的神情把它套在了主人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奥勃朗斯基穿好了衣服，喷了些香水，抚平衬衣袖口，习惯性地吧香烟、通讯录、火柴和怀表分类放在了相应的口袋里，

然后把手帕折好插进上衣口袋。虽然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要清洁健康、浑身芬芳、精神抖擞地走出书房。

他迈着悠闲的步伐走进了餐厅，餐桌上放着他精心准备好的咖啡和早餐，咖啡的旁边放着信件和公文。

他打开了信件，开始阅读。那封信令他很不愉快，信是由一位想要买他妻子林地的商人寄来的。这座树林是必须卖掉的，但是现在，他和妻子还在吵架，这个问题无法商谈，他不想因为卖树林的缘故去同他妻子讲和。

他吃过早饭，听到门外传来女儿塔尼娅和儿子格里沙的吵闹声，他们正在搬着东西。

“家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奥勃朗斯基想着，“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

塔尼娅是他的宝贝，她兴冲冲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把胳膊吊在他的脖颈上，像平常一样，蹭着他的胡子。

“你好。”他一面抚摸着塔尼娅娇嫩的小脖子，一面向格里沙打招呼。

“妈妈怎样？她醒了吗？”他转向塔尼娅问道。

“她一宿都没有睡。”塔尼娅答道。“那她高兴吗？”他又问。她知道，父母吵架了，母亲是不会快活的，父亲也一定明白，他这样问只是在装傻。所以她为父亲脸红了，他立刻觉察出来，脸也红了。“我不知道。”她接着说，“她没有让我们上课，只是要我们到外祖母家去住。”

“哦，去吧，我的宝贝。等一等！”他拉住了她的小手，从壁炉上取下了糖果盒，找出了她最爱吃的两块糖果，放到了她的手里。



“去吧，给格里沙一块。”他吻了吻她的头发和脖子后，才放她走了。

“是去主动找她，还是不去呢？”他垂下头，苦恼地自言自语，“还是去找她吧，迟早都要做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想着，他鼓起勇气，挺起胸膛，掏出一支香烟，吸了两口，然后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过客厅，打开了通往卧室的另一扇房门。

整个房间里散乱地堆满了各种衣服，多莉站在一个开着门的衣柜前面，正在整理着衣服。她曾经浓密的满头秀发，现在已变得稀疏了，用发卡盘在脑后；一双大眼睛因她消瘦憔悴的面容，显得更加触目了。她正在做着三天以来重复很多遍的事情：把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是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

看见丈夫走进来，她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着东西，直到他走到她的身旁，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她的脸上呈现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畏怯地说，“安娜明天要来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能接待她！”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朝他喊着。

“多莉，我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饶恕！你想想，难道咱们九年的夫妻生活不足以让你原谅我一时的……一时的冲动……”

“走开，离我远点！”她尖叫着，打断了他，“不要对我说起你的冲动和你肮脏的行为。”

“多莉！”他抽噎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想想孩子们，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补偿吧。只要我能

够做到的，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多莉，请饶恕我吧！”

“你说还有可能吗？”她激动地提高了嗓音，“在我的丈夫，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之后……”

“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垂着头用可怜的声音说着。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痛苦而激怒地说着，“你的眼泪像水一样一文不值！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太无情了。你现在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

这时隔壁传来了小孩的哭声，多莉侧耳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随后她迅速地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哦，她还是爱着孩子的。”他想，“也许还有缓和的余地。”

“多莉……”他跟在她后面。

“如果你再跟着我，我就叫仆人和孩子都知道你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你马上就可以跟你的情妇住在这里了！”说着，她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奥勃朗斯基站了一会儿，擦了擦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了卧室。

“马特维！”他看到马特维进来，“你和玛丽亚为安娜收拾一间客房。”

“是，老爷。”

“您还回来吃饭吗？”奥勃朗斯基穿上外套，走上台阶，马特维把他送到门外。

“说不准。”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10卢布的钞票，“这是给家用的，够了吧。”

“够不够，总得凑合着过去。”马特维说着，把车门关上，



退回台阶上了。

此时，多莉哄好了孩子，从马车声中知道他已经离开了，就又回到卧室，这是她逃避所有事情的唯一避难所。她一走出卧室，繁杂的家务事就把她包围起来了。于是多莉又投身到日常的家务中，把她的烦恼暂时淹没在这些家务中了。

奥勃朗斯基凭着小聪明，本可以在学校里成绩很好，却由于他偷懒又顽皮，所以在毕业时成绩排在最末。虽然他生活放荡、经验不足、年龄尚轻，却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里担任着组长的职务。他现在的工作，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介绍的。卡列宁在政府里身居要职，他所属的部门就是卡列宁直属的。

奥勃朗斯基在担任这个职位三年期间，赢得了他的同事、上司和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和喜爱。凡是认识奥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性格乐天开朗、诚实可靠，还因为他英俊的容貌，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下午2点，一位留着胡须、体格强壮的男子推开了办公室的玻璃门，走了进来。

“哦，列文！你来了。看见你我太高兴了！”奥勃朗斯基亲切地招呼着列文，“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今天刚到，就来看你了。”列文说着，羞涩地四处打量了一下。

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年纪相仿，他俩从小就在一起玩，虽然他们的性格和兴趣各不相同，但不妨碍他们关系的亲密。他经常能碰到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但是列文在乡下做什么，他从来不关心；他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列文也不感兴趣。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和你聊聊？”列文说。

“好，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谢尔巴茨基一家，最近还好吗？”列文问。

奥勃朗斯基知道列文喜欢他的小姨子基蒂，他的脸上浮上一丝微笑，眼睛闪耀着愉快的光芒。

“他们过得还不错。我应该请你到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最近不大好。如果你想要见他们，4点至5点到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去找你，咱们再去吃晚饭。”

“好极了！我先走了，一会儿见！”列文向他摆着手出去了。

当奥勃朗斯基问列文到这里来的目的时，列文脸红了，虽然他是为了向基蒂求婚而来，但是那种场合无法说出口。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有很深的交情，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进一步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并且同进同出。业余时间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很深的感情。由于他父母早亡，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所以，他第一次拜访谢尔巴茨基家，看到了一个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真正的家庭生活。对家庭成员中的女性，他则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只看到了她们的完美，看不到一丝的缺点。

今年初冬，当列文再次拜访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时候，他知道了他的真爱是基蒂。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平凡、庸庸碌碌的人，基蒂是如此的神秘、迷人，是不会爱上他的。他这次到莫斯科来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答应了，他就立刻结婚；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不敢想象自己会……

下午4点，列文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动物园门口，看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了门口。他沿着通向溜冰场的小路走着，对自己说：“要镇静，一定不要激动。”来到溜冰场，他



在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基蒂。他忍着心中的狂喜来到她的身边，她也看到了他，并且向他打着招呼。

“你什么时候到的，来了很久了吗？”她说，朝他伸出了手。

“我？没有，没有多久……我今天……刚到的。”列文激动得口齿不清，“我不知道你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你的称赞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我听说你是这里最好的溜冰家。”她边说边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从前有段时期对于此项运动很热心，并且有想要达到完美境界的想法。”

“我还没有看到过你溜冰，要不，现在你陪我一起溜吧。”她微笑着说。

“好，我马上去穿溜冰鞋！”列文爽快地答应着。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租冰鞋的侍者和他聊着，“您是我见过溜冰最好的先生了！鞋舒服吗？”

“哦，可以。请快一点！”列文穿好后，飞快地来到基蒂身边。

她把手伸给他，他羞怯地握着她的手，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了，他们的手也握得越紧。

“由你陪着，我学得很快，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很信任。”

“同你一起溜，我也更加自信了。”他说完脸都涨红了，立刻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

“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基蒂问。

“我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你。”他脱口而出。

“我的上帝啊！我刚才说了什么！”列文心里祈祷着。他们溜完冰，各自去换鞋。

“他的动作是多么的娴熟，态度是多么的温和！”基蒂微笑地望着他，就像望着自己的哥哥一样，“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可是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

看见基蒂要离开，列文快步赶上他们，朝他们打招呼。

“看到你我很高兴。”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今晚举办沙龙，欢迎你来参加。”

“好的，晚上见！”列文说着。

“你和多莉怎么样了？”此时，奥勃朗斯基也来了，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和他打着招呼。

他和岳母低声说了几句，就挽住列文的胳膊，离开了。

“咱去英国饭店吧？”奥勃朗斯基问。

“好的，坐我的马车吧。”两个朋友一路上没有讲话，各自想着心事。奥勃朗斯基想着菜单，列文想着基蒂对他的态度。

当列文和奥勃朗斯基走进饭店的时候，一位侍者马上迎了过来。

“先生，请这边来，这里有包间！”侍者把他们领到一张已经铺上新桌布的圆桌前，并把天鹅绒面椅子挪好，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勃朗斯基面前，等待他们点餐。

“今天的特色海鲜是什么？”奥勃朗斯基问着侍者。

“是昨天从佛罗伦堡运来的新鲜牡蛎。”

“那就来三打牡蛎吧，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你想喝什么酒，列文？”

“香槟吧。”列文说。

5分钟内晚餐就上齐了。奥勃朗斯基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然后开始吃起牡蛎来。

“不错。”他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接一个



个地吃着，“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吗？”

“我这次来是想向基蒂求婚的。”列文不好意思地回答着。

“那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奥勃朗斯基从容地喝着香槟，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包括她。我怕遭到她的拒绝。”

他深知列文的感情，在列文看来，基蒂是全人类中最完美的少女，一丝缺点都没有。

“我告诉你一件事。”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她说，基蒂不仅喜欢你并且一定会成为你的妻子。”

“她那样说！”列文一听到这话，立即笑逐颜开，激动得站了起来，“多莉，她真是个好人。”

“是的，我知道，但是请你先坐下吧。”

“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沃伦斯基吗？”奥勃朗斯基饮干了他杯里的酒，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我不认识，怎么了？”

“你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他是你的情敌。”

“沃伦斯基是谁？”列文说，他的脸瞬间由喜悦变成忧郁。

“沃伦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沃伦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典范，我是在特维尔和他认识的。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俊小伙，人和蔼可亲，很聪明、很有教养，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列文皱起眉头，默不作声。

“哦，在你上次离开后不久，他就来到这里。据我了解，他对基蒂很着迷，而且基蒂的母亲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列文靠到椅子上，脸色苍白。

“再说一句：我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今晚你最好不要开口。”奥勃朗斯基继续说，把酒杯斟满了酒。“明天一早去，正式求婚，愿上帝赐福你！”

“你不是总想到我那里去打猎嘛，明年春天你来吗？”列文显然想改变话题，“告诉我，你最近怎样？”

“我过一段时间一定去。”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我的状况不好，非常不好。”

“怎么回事？”

“如果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理解你怎么可以这样？”

奥勃朗斯基大笑起来，说着：“但是你要明白，现在有两个女人：一个要求你给予爱情，但是你不能给予；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对你却毫无所求，你该怎么办呢？”

“很抱歉，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是啊！”奥勃朗斯基说，“你是始终如一，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的性格始终如一，所以你要求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生活是需要变化的，这样才有魅力。”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们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彼此没有说话，一起朝即将决定列文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走去。

